

右玉看堡

郭 虎

八十座古堡之一。几百年了，故乡一直被高高的堡墙围着，斋醮嫁娶，开市修造，乃至繁衍生息，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莫不在堡墙内宛转轮回。尤为村人乐道的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安逸，那种超然避世的大智慧。我记得，每年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堡里的风势明显小于堡外；在堡内听风，如鼓琴瑟。当然，现在右玉冬天的风是小多了，铺天盖地的白毛风被层层绿植阻挡在十三边长城的外面了，而我的故乡也被密密匝匝的森林所遮掩，同时被遮掩的还有蓝瓦白墙、鸡鸣犬吠。

我的画家朋友以饱满的色彩和凌厉的笔触描摹过无数座右玉的古堡，而他营造在画布上的堡，总是穿透我们被世俗包裹起来的迟钝的灵魂，显得悲壮而旷远。他惯常使用的黄、白、绿色调中的那一抹浓烈的“黄”，似乎永远为右玉的大地和古堡保留着。有一年，他的一个学生也慕名从山东滨州赶来右玉，并且是奔着古堡来的。以后的每一年春天或是秋天，这位学生就像守时的候鸟，总会出现在那一座座历经沧桑的古堡前，并洋洋洒洒被染出许多幅关于古堡的油画，一幅比一幅画得出彩——那是时间与顿悟的层层累叠。后来，他的兴趣虽慢慢转移了，画笔转向了右玉的羊群，右玉的丘陵，还有右玉的小老杨，但时不时地总会从他浓淡相宜的色块里找到古堡的影子。

右玉的古堡深深浸润了画家们的思想与神韵。比方那座矗立在荒野上的铁山堡，朋友说铁山堡的神韵不在于内核，而在于表象。于是，他很少一个人走进空荡荡的铁山堡里写生，只是远远地观望和想象。

十多年前，最后一户人家搬离铁山堡，属于凡间的声音就此落下帷幕。铁山

堡仿佛一个被时代遗弃了的披坚执锐的戍士，在晴空之下，屹立了几百年。几百年的长度我们一眼望不到底，没有谁记得从那扇堡门里呼啸而出的一哨人马后来去了哪里。多少兴盛过的家族，衰落后又东山再起；多少豆蔻年华的青春，垂暮后又枯木逢春。每一座堡，其实都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也不单是铁山堡，还有牛心山下的牛心堡，还有杀虎口边的杀虎堡，还有箕踞在山谷间的马堡……它们在我们平凡的目光下，变得苍老而无生趣，残垣断壁，色泽枯黄，仿佛天然一副老相。虽然曾经的楼阁拆了又起，曾经的草木枯了又绿，那只把巢筑在墩台上的燕子也是去了又回，但水流花谢总是必然的。

这与时间的经纬密不可分。右玉的古堡大多来自遥远的明朝。洪武年间修筑的右卫城是定边卫的卫城，一座武装到牙齿的壁垒。右卫城面积并不大，一面城墙平均不足两里半，徒步走也就一炷香的时间。右卫城其实就是一座被堡墙圈起来的城堡，只不过多了四座城门而已。在右玉，仅在明朝嘉靖年间修筑的城堡，据说就不下一百座。堡门外往往嵌有一块青石门匾，匾上阴刻着诸如红土堡、破虎堡、云石堡、云阳堡之类的堡名，也有镌刻“铁塞金汤”之类门额的。

明清以降，随着疆域的拓展，刀枪渐渐入了库，萧萧的战马也被放养到了南山，右玉的军堡自然而然都转化成了民堡。多少兵戎成往事，只剩下柳门竹巷，炊烟袅袅。

不知为什么，我时常在某一座苍老的古堡前恍惚，恍然觉得时光如水，不停地倒流，自己也做了一回顶盔掙甲、横刀立马的将军。城里依旧是熙熙攘攘的街市，

城外却是新将擎旗的沙场……

岁月如同一把锋利的雕刀，把每一座古堡的墙垣都剥蚀出形态各异的浮雕。断壁残垣处，留有明显的夯筑层，宛如树木的年轮。墙身与墙根处的土壤混然一色，枯黄里夹一点点焦黑，像是画师随意勾勒出的枯笔。一棵落光叶子的榆树，从墙脚下面伸出，突兀地拐一个弯儿，呈九十度角向外生长。坚硬的春风缠绕在摇曳的树枝上，嗡嗡作响。一些零星的如同蛇窟一样的小洞点缀在残墙上——这是漫长的光阴烙印在右玉古堡上最明显的痕迹。

右玉的土壤多为中厚层黄土质地的栗钙土和风沙土。乡人们记不住那么长的一串学名，他们会把脚下的泥土泛称为黄土地。黄土地多简单啊！颜色、形状和质地，几乎都一目了然，既简约，又全面。就像我们的祖先用这种土，在右玉古老的大地上，夯筑起一座座土堡一样明智，留下的是简洁明了的敦实与厚朴，以及世代不朽的坚不可摧。而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式，总是让那些不修边幅的画家、那些啧啧称奇的游客，对历史的右玉滋生恒久的痴迷。

在右玉看堡，显然是一件极稀松平常的事。无论拙朴如一件老式农具的土堡，还是精致如一件青铜器的砖堡，抑或是那些敦实如山岗的石堡，都敞开了心扉等待远方的客人莅临。只要你走进右玉，走近那些浑厚的古堡，你就会发现，被炊烟或岑寂覆盖着的古堡并未缺失最初的原色，那些沉睡在铁马冰河里的古堡也并未被时光所幽闭。这一切就像我信步走过古堡的长街短巷，邂逅几个田里锄草的耆老一样，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走来，又笑眯眯地看着我远去……



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早春，父母带着初来乍到的新鲜与好奇，在河北昌黎火车站下了车。祖父早年出关到东北，父亲遵照祖父的意愿重返老家，再筑新巢。白底黑字的站牌陈旧而落寞，在早春的风里微微摇晃，也留在父母的模糊记忆里。

很多年来，我一直将昌黎县戏院街误作“戏园街”，还猜测此处原有一座夜色中璀璨流光、琴声啾啾的戏园子。听老一辈人说，此处确曾有一处大戏院，只是随着岁月的变迁被封尘了，后来也不知所终。然而，热闹并未散去。上世纪80年代，多的是一身武艺的人，吐火龙、吞银针，纷纷从外乡来到戏院街上下卖艺。拱拱手，几声吆喝过之后，四下迅速聚拢的男女老少密密匝匝围起人墙，谋生的“场子”就此拉足了架势。自东向西，熟食店、烟酒店、钟表店、布匹店、照相馆、新华书店、冷饮店、粮油店沿街而立。时有铃声乍起，蹄声踢踏，拉着货物的马车、驴车一阵响，穿过人群，扬长而去。

县城的天空是高的，建筑是低的。民居清一色青砖灰瓦，透着小门小户的规矩和自足。寻遍县城，“雄伟”的建筑仅有三处，高出县城无数瓦檐之上，小坡人说起来如数家珍。一处是烟酒公司，难得一见的玻璃门光洁明亮，柜台下摆放的糕点、糖果、蜜饯，看得人眼馋。电影院别具一格，建筑形式醒目，一只蓝白相间的翅膀直插云天。相比前两者，国营照相馆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静，在那些黑白与彩色的照片之间，听得见时间的流淌。摄影室在照相馆二楼，里面的布置极其逼真，无论沙漠还是大海，长廊还是短桥，都是县城里难得一见的美景。

仿佛一夜之间，从前场场爆满的电影院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消遣之地。影院隔壁冒出几家录像厅，里面传出电影里的打斗声足以惊动半条街。紧随其后的台球厅如雨后春笋般从街头巷尾冒出来。烟酒公司不见了，大小超市随处可见，货架上商品琳琅，人们手推购物车漫步其间，与其说是购物，不如说是享受自在休闲的氛围。大幅艺术照、婚纱照很受年轻人欢迎。专业化妆师负责造型和妆容，专业摄影师负责拍照摄影，拍张照片也成为流水线作业。外观富丽堂皇、拍摄花样繁多的“影楼”，其成片效果已非昔日的照相馆可以比拟。

街道一拓再拓，戏院街成为步行街，老招牌让位给新面孔，旧店铺悉数退出时代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装潢精美的服装城、箱包城、鞋城。最惹眼的，是街道中心的小吃城，各色小吃一窝蜂似的涌聚过来，南腔北调的外地人使出十八般武艺，不再是要把式卖艺，而是在锅灶前各显神通。走在街上，目之所及，到处是林立的楼房与建设中的楼盘。从前的青砖瓦屋、黑

碣石山下的小城

刘 萌 萌

漆木门，早被层层叠叠的居民楼取代。我栖身的小区，电梯直达二十六层。如今的孩童，再也不会为高楼而咋舌。

这样一座寻常的县城，从来没有人以古城相称，小城亦从未以“古”自居。然而，哪一座城，不是从时间里脱胎换骨，延续至今？且说绕城半匝的碣石山。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曹操东征乌桓，凯旋途经此处，一时心潮澎湃，挥酒出豪迈雄壮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千年后的今天，城中居民过着柴米油盐的小日子，安逸、自足，极少想起这座小城还有这样一段光辉的往事。

古塔寺街——单看街名，一座古塔就呼之欲出。据载，佛塔始建于金代，名为源影寺塔。塔高四十米，共有十三层，每层的八个角均系有铜铃，每于风中摇曳。有一年夏天，人们纷纷跑到位于县城中心的塔下一看究竟，起因是有人发现每至傍晚，塔顶就会腾起阵阵烟雾。有关部门查证一番后揭开真相，那神秘的烟雾，不过是密集飞舞的蚊虫，不必大惊小怪。人们虚惊一场，各自回家了，但这穿越历史风尘的古塔，却一直让小城心中牵挂。

推开我家的北窗，苍茫的碣石山仿佛抬脚即至。它如此古老又如如此年轻。每年春天，绿草、翠柳，连翘、迎春，熟悉或不熟悉的树木和花草，明艳艳、鲜亮亮，蓬勃洁净有如新生。源影寺塔默默俯瞰，一阵风过，似断似连的铃铛声恍惚串连起小城的过去、此刻与未来。一代又一代，那些早已沉寂的名字，曾经奔波劳作的身影，似乎从未走远，他们和我们一起，经历着、体验着、沸腾着。县城的变与不变，古老与崭新，消失的与出现的……每每念及，都令我心潮翻涌。



融雪的春天，在山西右玉已近四月。每到这时，来自京津冀鲁的画家便会迫不及待走进右玉县右卫镇。他们放下行囊，背起画板，走向城墙外面的原野。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让我想到一个农民在春暖花开时突然记起去年冬天遗留在土豆地里的那把铁锹，那份急于找回工具的心情，一如画家去看望那一座座沉浸在春风里的古堡。

右玉多堡，且多是古堡。掐指算来，差不多每座堡都有三四百年以上的年龄了。它们在右玉的土地上星罗棋布，这里有一座，那里也有一座，梅花间竹般错落有致。仔细看，每座堡都像从泥土里硬生生扯拽出来，自带一种浑然天成的优越。有些随性了，也有些意趣了，还有些超然独处的孤傲，却由里而外透着金戈铁马的铿锵气势。

离开右玉，往东行，左云、天镇那一带也有堡，也有苍凉若梦的古堡，但大多零散而不成规模，仿佛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上的一叶浮萍。右玉的堡则不同。这里的堡或方或圆，或空或满，有平地而起的突兀，也有跌落尘埃的恹恹，有厚重的可载史册的记忆，也有喧嚣后留下的漠漠与空灵，看上去倒像一些“不著人间一点尘”的神仙，风姿绰约，飘飘然有出尘之表。

我的家乡也是一座堡，名字叫威远堡。这个充满霸气的村子，同样是右玉百

笋也蹿出水面了……春天是公平的，会抵达世间每一个角落。

农民们说，春天的土里会冒油。油里出好菜。地里冒出来的那些新芽嫩苗，肉眼看上去并不怎么宏大、茁壮，但是经过一冬的养精蓄锐，吸足了土地里的精气神，棵棵都是标致样，个个都是小清新。

炒春盘，新韭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绿碧碧，脆生生，韭菜的香气极具穿越力。我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哪一家要是炒韭菜，左右邻居五六户人家都能闻到那味儿。

春笋也怯怯地钻出了地面。将春笋切丝，主打一个爽脆。

螺蛳经过冬天的涵养，被春水唤醒了。放一撮螺蛳头，一碟炒春盘又具备了另一个灵魂：鲜。水乡人专门有一个词叫“起水鲜”。

如果有地皮菜就更好了。

春雷一声震天响，接着春雨就来了。林荫道上，芦苇滩上，一下子孵出密密麻麻的木耳一般的菌子，呈褐色或黑色，这就是地皮菜。地皮菜也叫地踏菜，没有木耳肥厚，毕竟是瞬间长出来的，可遇而不可求，要有雷，还要有雨。古人曾说：“地踏菜，一名地耳，春夏生雨中，雨后采，熟食。见日则枯没化为水。”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这宝物似神龙——见首不见尾，雨后呼呼铺陈出来，太阳一出来，它们就无影无踪了。我估计，它们都变成水蒸发了。所以，人们说地踏菜是水做的，水做的当然脆滑、嫩润、爽口啦。那时候，生产队的牛倌经常在芦苇滩上放牛，牛粪多处，特别容易长出地皮菜。所以，雨还没停，我们就提着竹篮，往芦苇滩上去了。

“这个叫年丰红白宽尾琉金。”琉金是金鱼的一个品种。有的尾长，有的尾宽。红白是它的底色。琉金金鱼身短、肚圆、背峰高、头尖、尾平而宽。浮游无定踪，如彩蝶展翅，炫目得很，飘逸得很。

“年丰是过上好日子的意思吗？”邱晋强笑了笑。

这是他经过三年才培育成功的新品种。2019年7月，他还选送了十尾去北京故宫参加“观鱼知乐——宫廷金鱼文化与故宫博物院藏金鱼题材文物联展”。

“这个叫年丰虎纹狮。”凝眸端详，年丰虎纹狮胖墩墩的，蛮可爱，浑身的斑纹呈水墨状。另一尾，则红头红身红尾。

“我能摸一下吗？”

得到允许，我将手探入水中，“红鱼”躲避不及，误入我手，圆咕隆咚的，像个元宝，头瘤又厚又绵又滑溜。

和这些金鱼的“体量”比，我以前养的只能叫“小金鱼儿”或“鱼苗儿”。



玉滋、冯长江，中国美术馆藏。作者李

大地

春菜

袁益民

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到“夜雨翦春韭”句，五官就会有一种恬适之感，像是被清凉澄澈的泉水浸润着，爽到心尖。眼睛里，仿佛看到了纤细的绿苗，那是春天的第一茬韭菜，红红的根，隐蔽而惊艳，细细的叶，楚楚可怜。宋代诗人“春菜红牙口”的描述，是不是就是说的春韭？鼻腔中，闻到微微的辛辣、幽幽的清香，只那么一丝丝，仿佛舌尖、牙齿已经亲密触碰到这光阴里最为清脆、芬芳的时蔬了。春韭本来就水灵得不行了，又沾着春夜的新雨，简直就是天赐佳品。

平心而论，“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两句在这首诗里并不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如此钟情于新韭，是因为那碧绿，那宝石红，给整首诗晦暗的基调添上了一抹亮色。“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都是伤感与沉郁。春天真好。长江边十二圩古镇上的老百姓最有口福，春风春雨春江水给他们送了洲芹菜、鲢鱼羹、野茭白、柴菌、地藕、马兰头、野芦笋、野芦蒿。八种野菜，十二圩人把它们叫作“洲八样”，做成了春日里最吸睛的舌尖招牌，引得江南江北的饕客慕名而来。

一般的乡野之地没有十二圩那么阔气，但野荠菜、马兰头、香椿、枸杞头、小根蒜总是有的。笋尖冒出来了，蓼芽、高

三坑镇赏鱼

许 锋

多年前我养过金鱼，鱼缸大，鱼多，尾尾“玲珑剔透”。故而，当我在三坑镇看到邱晋强养的金鱼时，着实有些吃惊。

花间菜畦间，一池子一池子的鱼，个头大，数量多，优哉游哉。

“这个叫年丰红白宽尾琉金。”琉金是金鱼的一个品种。有的尾长，有的尾宽。红白是它的底色。琉金金鱼身短、肚圆、背峰高、头尖、尾平而宽。浮游无定踪，如彩蝶展翅，炫目得很，飘逸得很。

“年丰是过上好日子的意思吗？”邱晋强笑了笑。

这是他经过三年才培育成功的新品种。2019年7月，他还选送了十尾去北京故宫参加“观鱼知乐——宫廷金鱼文化与故宫博物院藏金鱼题材文物联展”。

“这个叫年丰虎纹狮。”凝眸端详，年丰虎纹狮胖墩墩的，蛮可爱，浑身的斑纹呈水墨状。另一尾，则红头红身红尾。

“我能摸一下吗？”

三坑镇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西南，地形以平原为主。2016年，邱晋强和妻子黄兰花在太平镇年丰村创业的基础上，又到这里开辟了第二个基地，规模也由当初的四亩小鱼塘扩为两百多亩水面。

“年丰”之名原来出自“年丰村”，而又寄托风调雨顺、年年丰收之寓意。与邱晋强交谈，无意中听到了他的一段往事。十八九岁时，他高中毕业后到广东东莞，在一家外资金鱼养殖场打工，学会了些养殖技术。几年后他攒了一点钱，就在广州新塘租了几亩地养金鱼，他的父亲也从湖北老家跑来给他“看场子”。那几年，金鱼的市场行情不错，本以为就此走上致富路，孰料，一天夜里，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凌晨两三点钟，他父亲浑身泥水，跟踉跄跄跑到儿子租住的房子，连

声喊：“完了，鱼塘都被水淹了！”

那时，邱晋强没条件用手机，正担心鱼塘的情况。他与父亲攥着手电筒跑到养殖场，眼前的一幕让人绝望，有的鱼池“决堤”，破了口子，有的鱼池“水漫金山”。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邱晋强看到白天还好好的上千尾金鱼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个别池子里有几尾“留守”。

黄兰花眼含泪花告诉我，那一次，丈夫病倒了，在床上躺了三天，头发原来黑黑的，一下子就白了。

言及过往，面庞清瘦，寸头发白的邱晋强眼里也闪着泪光。好在，现在条件改善，再也不用担心暴雨对鱼塘的影响了。

岭南连日阴雨绵绵，这天尚好，下午，阳光温润。漫步鱼塘，山清水秀，云行天宽，湖烟弥漫。中国金鱼有三

百多个品种，邱晋强的养殖基地里有五十多个品种。这些金鱼主要以批发的方式销售到各地，也有一部分销售到国外，而且价格不菲。

那一天，正好有马来西亚客商在挑金鱼。我在一旁观察，他们对“年丰虎纹狮”很感兴趣。

“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养金鱼都追求时尚。杂交一个新品种很简单，但培育一个受市场欢迎的新品种却很难。虎纹狮黑红相衬，身形粗壮，尾巴挺拔，契合人们喜欢‘重彩’的心理。”黄兰花毕业于广东省水产学校，是丈夫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金鱼起源于中国，在传统文化中是美好、吉庆的象征。驻三坑镇帮扶工作队队长王浩松说，邱晋强养的金鱼是三坑镇本地农特产，不仅让他自家过上了好日子，还带动很多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此时，微风轻抚，水波荡漾，群鱼漫游，满池金黄。这景色真是让人不愿离开……

